

「一心，你給我出來！」媽媽在我房間外破口大罵：「我已經千叮萬囑你不要走近玻璃櫃了。你倒好，直接把所有盤子打碎了！你要出來，不能逃避！」

我把頭縮在被窩裏瑟瑟發抖，心想：幸好有這堵牆，才能替我擋下外面那個幾乎「發了瘋」的女人。在僥倖的同時又感到有些委屈，為甚麼媽媽這麼寶貝那個盤子啊！雖然是貴了點……但是我不比花瓶重要嗎？想到這裏，我直接哭了出來。過了一會兒，媽媽恢復了冷靜，並且放輕語氣說：「一心啊，開門讓我看看你傷在哪兒，好嗎？」雖然隔着這堵牆，我還是聽到了，但是我並不想走出去，最後此事不了了之。

隔天我走出房門，坐在桌子上與媽媽吃早餐，彷彿昨天發生的事情只是一場夢，但是在不遠處的玻璃櫃中，展示的物品不再是珍藏多年的盤子，而是空蕩蕩的，令人十分不自在。它似是在訴說我昨天犯下的錯誤，讓心虛的我想起昨天那個爛攤子。我斜着眼偷看媽媽，她面不改色地吃着早餐，即使我們仍能心平氣和地坐在同一張飯桌上，但是之間的關係一定有變化了。當然，正值青春期的我與更年期的她有甚麼好聊的？「一心，你甚麼時候才肯整理一下你的房間，我可以幫……」我不願聽她的嘮叨便急步衝回房間了，「嘍」的一聲關上房門，心想：誰需要你的協助呢？

我躺在床上，看着這為我擋下一切風雨的牆，在恍惚間突然想起小時候的事。以前我很討厭這堵牆，分隔我與媽媽房間的牆。從懂事開始，我便有着與媽媽一起睡覺的回憶，她會輕輕地擁我入懷，無盡的溫暖傳進我弱小的軀殼和心靈，整晚聽着她柔和的聲音慢慢入睡，引導我去那天馬行空、充滿溫暖的夢鄉。不過在我八歲的時候，媽媽以我要開始學習獨立為由，請裝修師傅分隔了一間房給我，日後無論我如何哭鬧、賴着不走，她也從不縱容我，從此我與媽媽之間便有一堵牆的阻隔。

這段日子，我開始擁有了自己的小天地、秘密及寶貝玩具，我把一切都藏在了房間裏，不再與媽媽分享。在發現「逃避雖可恥但有用」的時候，我便變本加厲，把自己整個人也藏在了這堵牆後不願走出來。在心理上，我亦會排斥媽媽，我認為她不會了解我，而且我已不再是小朋友了，根本不需要她的照顧了。這使我與媽媽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疏遠，我感覺到她盡力把我從牆後拉出來，卻發現我根本不會合作。無濟於事的挫敗感令她沮喪，而她的這副模樣亦讓我感到難受與慚愧。

突然，房外傳來硬物撞擊在地板上的聲音，我出房門一看，原來是媽媽摔倒了！我連忙扶起她一拐一拐地走到客廳沙發坐下，拉開衣服一看，整個盆骨都是瘀青！我回頭一看，看到散落一地的清潔用品，原來她是想幫我打掃房間，卻不小心被拖把絆了一腳摔倒了。為甚麼在我如此惡劣的語氣及態度下，媽媽仍對我如此好呢？我不禁

掉下眼淚，一邊用棉花替她塗上跌打酒，一邊問媽媽痛不痛，得到的是一句「我沒有事」。但是看到她擰緊眉頭的样子，聽到她痛苦的呻吟聲，我感到心如刀割。看到她臉上的皺紋和幾撮灰白的髮絲，我才驚覺媽媽開始老了，原來我以前沒有好好珍惜她，我頓時感到十分愧疚。

「傻瓜，你哭甚麼呀？等我休息幾天再幫你清理一下房間。」媽媽心疼地抱着我說。我忍不住說：「媽媽你對我為甚麼這麼好？」她笑着說：「我一直也是這樣呀，但就是你經常無視我罷了……」現在，我才知道是甚麼把我和媽媽真正的隔開了，我決定要打破我和媽媽之間的「牆」，讓她再度走進我的內心世界了解我，而我亦不再逃避，決定和媽媽坦誠相對，不再躲躲藏藏了。

原來親子之間的溝通是如此重要，無形的牆造成了不少誤會與疏離，令本來可以互相扶持的家人與自己分道揚鑣，少了對自己寒暄問暖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們有沒有醒悟到自己要主動打破這面「牆」，而不是坐以待斃，奢望這面牆可以自然崩解。